

書說類五

古文辭類纂二十九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遠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

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冒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

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

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
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
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
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
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
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
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
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
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曠日語難自以爲武人不冒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蹶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

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韓退之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蹙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

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眞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

東齋類稿卷三
四
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
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
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韓退之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
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
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
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
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

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

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
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
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
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旣
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
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
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
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
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
至於稻也粱也膾也飴也豈間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

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

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韓退之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

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
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
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
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
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
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
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
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
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
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旣已爲之則

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冒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竢工人之剖然

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爲病且無使勅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則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則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

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韓退之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
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
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于齊者操瑟而往立王
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
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
謂工于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于此
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_レ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
不利_レ于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